

·江南文化拾萃·

孙洙与经典的唐诗选本

□李文扬

唐诗，中华诗歌的巅峰，如江河泻地、日月行天，如星耀河汉、玉润灵山，历百代而璀璨。《全唐诗》收诗近五万首，如何诵读？于是，后人纷纷编印唐诗选本，到清末，唐诗选本已达六百多种。

这六百多种唐诗选本中，哪一种唐诗选本最为经典？

答案是：蘅塘退士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。这一唐诗选本，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，老少皆宜、雅俗共赏，屡印不止、流传久远，堪称传奇。

编选《唐诗三百首》的这位蘅塘退士，就是无锡城东小娄巷人孙洙。让我们来到小娄巷的来鹤楼追寻他的传奇：他怎么能编出如此经典的唐诗选本？他的故事对于他的家乡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？他的人生对于我们又有怎样的启示？

孙洙的祖父孙允膺，岁贡生，善诗，有《嘉荫楼诗词合集》行世；父亲孙钟，国学生，有诗才，著有《闲吟草》诗集。孙洙，孙钟的长子，康熙五十年（1711）七月初十，就出生在无锡城东的这个诗书之家。

孙洙自幼聪慧好学，读书十分用功。因为家贫，冬日不备炭火，他认为木能生火，常常手握一方木条，借以御寒。来鹤楼，无锡孙氏少宰第旧时藏书楼，就是他

少时读书之地。

孙洙十五岁时，进入金匮县学为庠生（秀才），后来援例取得贡生资格，进入京师国子监学习。三十三岁时，通过考选充任京师景山官学教习，教授八旗子弟，同时他也发愤读书。

三十五岁时，孙洙任江苏上元县（与江宁同治所，今南京）教谕。在学署近旁，他觅得一块隙地，盖起三楹草堂，题为“一枝巢”。“一枝巢”，屋虽小但足以读书。在“一枝巢”中，整整五年，他读书、读书、再读书。

清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，孙洙四十岁时，中进士；后任直隶顺天府大城县知县。大城县位于顺天府的最南端，土地贫瘠，灾荒频仍，民不聊生。

孙洙一到任，就到民间访问疾苦，与百姓说话，和气亲切，就像跟家人说话一样。他日夜操劳，为民忧思。审案时，遇到必须惩罚的人犯，板子还未打下去，他自己先伤心起来，好像打的是他自己的亲人，所以犯人也感动得悔过。为了预防灾变，他捐出养廉银疏浚了流经境内的子牙河。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北方大旱，全县竟安然无恙，后来还连续三年丰收。

清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，孙洙转任卢龙知县，后来两任山东乡试同考官。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，孙洙调补山东邹平县知县。

孙洙在三地知县任上，发现了一个与地方教化和培养人才相关的关键问题：课本《千家诗》，编选不善。怎么办呢？编选典范唐诗选本？孙洙与继室徐兰英商议后，两人决意合作。

徐兰英（1712—1789），字澹仙，无锡人。她的婚姻，因选择过严，蹉跎了大好青春，最终嫁给孙洙为继室。她善书工诗，后来成为女书家，擅长擘窠大字，当时无锡祠堂庙宇的对联匾额，就有出自她的手笔。如惠山东岳殿上“咫尺龙光”匾额的四个大字，如香花桥诵芬楼“山上楼多”“更上一层楼”两匾等等。

孙洙退休后回无锡养老，仍十分贫穷，但“老而勤学”。在来鹤楼里，孙洙与继室徐兰英相敬如宾，唱和相随，最终编定了《唐诗三百首》。徐兰英名噪遐迩，乾隆南巡时特赐“江南女士”印章，《无锡县志》和《清朝书画家笔录》都载有她的小传。她后封孀人，年六十五卒。徐兰英与孙洙俱名垂邑志。

《唐诗三百首》充分体现了唐

诗的风骨，展示了唐诗的精髓和灵魂，呈现出一个具备社会广度、思想深度、艺术高度的大千世界。于是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广为流传。清咸丰二年（1852）小石山房刻本问世，上元女史陈婉俊题称《唐诗三百首》“风行海内，几至家置一编”。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“传奇”了！

《唐诗三百首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。那么，孙洙为什么能如此成功地编选出《唐诗三百首》呢？答案是不是有这样的“三心”——

一心“一生一事”：孙洙，幼而好学，成年苦学，“通籍后未尝一日废学”，老而勤学。他的一生，实际上只做了一件事：读书编书。

一心“误而补过”：孙洙以“进士”始，以“退士”终，虽然三任知县，但做官并非其志趣所在，“误戴儒冠学干禄”，但科举、知县、考官、学官的经历，对于编选《唐诗三百首》十分重要，“误”而“补”，相反相成！

一心“天作之合”：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有贵人相助，孙洙的天降贵人，就是徐兰英。编选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两人志同道合，还有比徐兰英更好的贵人吗？《唐诗三百首》，“天作之合”啊！

·人在旅途·

海峡风情

□孙利生

踏足土耳其这片神秘的土地，深蓝色弧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充满异域风情，让我流连忘返，感慨万千。

去年金秋十月，我终于走进了这条海峡——长30公里、最窄处仅747米宽（当地旅游地图标注），沟通欧亚两洲交通的水道，北连黑海、南通马尔马拉和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，当地人也叫“伊斯坦布尔海峡”，被称为“天下咽喉”。

有着“海上花园”之称的伊斯坦布尔城依建在七座山丘上，城市面朝博斯普鲁斯海峡，一条宽阔的海岸大道与蔚蓝色的海水环绕着整个城市，青山绿水、渔舟点点、诗情画意。大道两旁葱郁高大的棕榈树挺立着，无比秀美。半空里蓬出的郁郁华盖，连缀成茂密的浓云，与绿色的山峦和城市的建筑相映衬，犹如一幅庄严和谐的水木立体画。

海峡上的“加拉塔”大桥是连接伊斯坦布尔城市中心的桥。这是一座可折叠的桥，是连接东西方的纽带。桥把伊斯坦布尔城市一分为二，桥的东岸是亚洲，桥的西岸是欧洲。桥分为上下两层：上层汽车来来往往、游人缓缓而行，还有很多悠闲自在的垂钓者；桥的下层是酒吧和商店。站在桥上仔细端详眼前的海峡，犹如一条深蓝色弧状的飘带，两岸山丘上则是连绵无尽、高低错落的房舍。

我凝神望着海峡，兴奋的心情难以平静。我们又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大码头，登上了海峡旅游船，船上坐满了来自各地不同肤色的游客，约有200多名。伴随着一声长笛，游船离开码头，迎风犁浪，沿着海峡近岸航行，海岸曲折，港湾多姿。在阳光照耀下，深蓝色的海水显得温柔、平和、宁静，被映出好几重颜色，犹如异国民族的各种肤色。游船仿佛在一幅幅色彩深浅浓淡相宜的画里漫游，两岸的现代建

筑与历史遗存都依附在山丘上，有古城堡、教堂、亭台楼阁、民居建筑，层层叠叠，散发出浓烈的异国味道。许多建筑都深藏着悠远的历史记忆和人文密码，我虽不得而知，但有许多美观的建筑真令人叫绝。依山而筑的古城堡历史悠久，凸凹的古城墙筑在斜坡上，四角耸起了一座座高高的碉堡，在浓荫如盖的绿树和蓝色海水映衬下，远远看去，简直是一件罕见的艺术品。

海峡的美还在于山是青黛的，水是深蓝的，蓝天缀着白云，空气朗……使人觉得宛如梦幻的仙境。我由衷地赞叹：真是一幅美丽的山水风光画卷呀！如此美的海峡风光，人间还会有几处？我置身异国的游船，与异国游客一起感受异国风情，不是在做梦吧？

我神思悠悠、如醉如痴，伫立在船尾栏杆边，螺旋桨溅起的蓝色浪花在水中翻飞，浪花拍打着长长的海堤，鱼儿频频跳出水面，一群海鸥在海浪中追逐游船飞翔，一时间惹得许多游客在船上欢声笑语……更难忘的是，船上有一对年轻的外国夫妇带了三个小孩，孩子们睁着稚气纯真的大眼睛，活泼可爱。我小心翼翼地找孩子们合影，却不料孩子妈妈主动摆出各种优雅的Pose，默契地配合着要和我和夫人合影。我拿起相机以海峡作背景，“咔嚓、咔嚓”留下了他们灿烂的笑容，也留下了人与人的和睦、人与自然和谐的海峡风情。

当我们的游船返回码头时，海峡已沐浴在绚丽的晚霞中，那绝色、恬静、淳朴和祥和，使我久久伫立在海岸边不舍离去。我想，如果你真是一幅山水画卷就好了，我可以把你折叠起来，背在身上带走。可是我也背不动这绚丽的画卷啊，只能把我的断思随想留在你的心中，留在那片海峡。

·生活秀·

江南雨中的伞下人生

□吴翼民

江南人一年到头离不开伞，春雨绵绵、夏雨嘈嘈、秋雨淅淅、冬雨霏霏，四季都有雨，并且有时这雨还持续不断，如黄梅天，孩儿脸说变就变，半是斜阳半是雨的，能免了伞么？再者，即使不下雨，逢上个三伏酷暑，火毒的太阳当空，更要有把伞撑开抵挡下。由此，伞对于江南人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呢。

我姑且称打着伞的生活为伞下人生。孩提时打的大抵是油纸伞，也偶有油布伞。经常喜欢驻足看制伞作坊一道道制作的工艺，闻着桐油的香味，看一把把撑开的伞在马路边晾干，如一只只硕大蘑菇盛开在童话世界。沿街也总有修伞佬的叫唤声，敲开了深巷的一扇扇门户——油纸伞太过纤弱，价廉、撑着好看，有些诗情画意，但是经不起横风骤雨，破了、豁了、喇叭了，让修伞佬一拾掇，又轻盈盈上街啦。那些年，竹竿支起的油布伞很扎实耐用，但偏贵，金属支架的洋伞更加稀罕昂贵，寻常百姓是用不起的。一段时间油布伞唱了主角。然则像多子女的家庭，孩子们在校读书，油布伞根本不够用，家里备上两三把已经够奢侈多啦，只要不洒雨滴，上学娃总归不会带伞，伞得让父母祖母们出门用嘛。

这天气也真是怪，每每临放学时雨会骤然袭来，这当儿学校门口会挤满了送伞送雨鞋的家长。家长们打着伞，伸长了脖子，望着涌出校门的孩子，在“沙沙”雨声里呼唤声声。我料得总是母亲前来送伞，也在杂沓人群中瞅见了她腋下夹着伞和雨鞋的弱小身影，却故意避开她的视线，“嗤”地溜之夭夭，宁肯脱下鞋朝腋下夹去，顶着头雨，打着赤脚逃回家去。为什么这样任性？怕母亲将一双祖母穿的小脚套鞋让我穿上，怕母亲让我与她合伞而行，当然也怕她让我打伞而同校的妹妹合伞回家。须知母亲是个家庭妇女，从未到单位上过班，模样儿远不及绝大多数同学有单位的那般时尚，同学母亲的胸前别别厂徽，插自来水笔，我的母亲什么也没有，还穿传统的大襟衫，我不愿与她合伞。

然而，母亲的伞却为我遮风避雨。一次冬天我去租小人书，背着西北风走路，不慎一跤跌断了手臂。这天大雪纷飞，母亲好着急，急忙打伞陪我去看伤科，一把油布伞把我整个安稳。到了伤科诊所，我蓦然发现母亲大半边身体积了雪花，濡了个湿透。这时我才感受到伞的温暖，母亲的温暖。

若干年后读短篇小说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》，许多情节抑或细节都淡忘了，唯独结尾处难以忘怀——高女人去世后，逢到下雨天气，矮男人打伞去上班时，可能由于习惯，仍旧半举着伞。这时，人们有神奇妙的感觉，觉得那伞下好像有长长一大块空间，空空的，世界上任什么东西也填补不上。

这便是伞下人生。原来，伞下罩着那么深沉静浓的人间真情！

伞下见真情，我也有相同的感受。凡遇雨，我和妻子出门通常合伞而行，无风小雨尚无妨，一把大伞足矣，然而有时雨下着下着就忘乎所以了，风也加盟。此时再大的伞也难抵挡啦，只要我撑着伞，总是大半偏向她，宁肯自己舍弃“半壁江山”。她发觉了，就抢过去由她“执掌乾坤”，那么“舞榭歌台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”就轮到她哩。或者说，只要有伞遮着，在伞下，我们会依偎得更加亲密无间，这得感谢伞呢。曾听得恋爱时的男女就喜欢合伞而行，并且最好伞愈小愈好，彼此便可愈偎愈紧。因此有的年轻人偏爱买小伞。其情慷慨可赞叹也。

我姐曾跟我说过一件往事——姐夫是名牌高中的数学教师，时常接待前来求教的学生。那会儿可没有有偿补课，纯义务性的，他又顶真到了痴情程度，星期天在家里替学生补课，结束了还要送学生到楼下。一次到了家门外仍异常投入给学生解答难题，不知不觉天上飘下了雨滴而浑然不觉。姐姐在二楼探窗户外看到了这一幕，呼唤他们却不回，急中生智在二楼窗外为他们打起了伞，一如临时支起了雨篷……好有趣又有情的画面啊！

投稿邮箱:wuxiyuedu@163.com

·诗高地·

月亮和你的眼睛

□徐可

在寂寞中
月亮，占领了夜空
月亮沉默着
也有它的光芒
今夜，月亮也凝望着你
那那明亮的眼睛

冬天

□钱昱峰

绿叶看见了我
我说：你为什么
总把我留给冬天呢？
在叹息中
飘动的雪花
从没告诉我什么

古运河

□陈皓

在我的心里，历史就是
古运河上弓着身子的清名桥
我看见前辈们的身影
在船只击碎的浪花里
在惠山脚下天下第二泉
溢出的茶香里
在老无锡手艺人的指尖上
大阿福甜美的笑容里

少年记忆

（组诗）

□原色土

放学归来

白云出来，天更蓝了
一群鸽子，不知疲倦地飞

月季是一个人的脸
花粉里有她的淡定
在路的一旁
迎我回家

风，没有颜色
它吹着
无垠地吹着
书包在跑
书包跑啊跑

树上的果子不说话
由绿转黄的枇杷跳下来
砸在我的脑袋上

雨后

雨后。蚯蚓在庄稼地里耕耘
蚂蚁，像极了一队骆驼，在树干上行走
肚子大了的蜜蜂，正默默地往回赶
去了南方的燕子，又回来了
我是一个“有自觉性”的人——
一支铅笔，在作业簿上，沙沙地走



依偎 无言 摄

·万象·

遥远的乡村光阴

□吴云仙

的点点浮尘，看它们忽多忽少，忽快忽慢，永不停歇上下翻滚。我伸出小手希望它们能落在我的手心，好让我看清它们的模样。太阳的起起落落，就这样代表着乡村光阴里的时间刻度，每个刻度有着不同的生活气息。

乡村没有时间的光阴往往会模糊好多东西，比如说生日。我们老家有句话说：女子逢六，穿红着绿。意为女孩子出生在每月的初六、十六、廿六，便不会愁吃穿。我的生日正好是农历九月十六，所以我一直为这样的巧合开心，带着长辈、祖辈的祝福与期盼出生。他们期盼我衣食无忧，甚至期盼我大富大贵。直到四十年后的一天和母亲闲聊，她说：“你的生日应该是十五”。

“啊！怎么会不对？”我很好奇。

“那时没有钟表确定时间，只能推算。”母亲轻描淡写地回答。

我相信母亲的感觉，因为结合外婆曾经不止一次告诉我的出生时的状况推断，绝对不会有错。尽管所有证件上登记的是当初带着好兆头的日子，尽管只是一个日子，对生活并没有影响，但我更喜欢真实。所以从那以后我按母亲确定的日子过生日，弄得先生总是搞不清，每年要解释一遍，估计先生入为主，有些难改。

乡村的光阴在缓缓流淌，有美好，有平淡，有些期望的日子，总会浅留心间。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，大家庭里像过年一样喜庆，大人们边忙边讨论着什么，且言语里藏着笑意。我混在人堆里凑热闹，透过大人的衣角观察着，见一头大白猪嗷嗷叫着被抬出家门时，才明白是要到街上卖猪了。家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此时小小年纪的我，心里倒有些不安静，想着难得卖猪是家中喜事，父亲应该会带些好吃的回来，饼干，糖果，或许会买几样，我期待父亲给我惊喜。美好的期待总是愉悦的，父亲笑嘻嘻地回来时，手里除了绳子扁担，胳膊窝里还夹了个纸盒。我尾随父亲进屋，眼睛盯住纸盒，巴望着盒子里神秘的东西能如我所愿。父亲打开盒子的心情好像比我更急切，他小心地把盒子打开，一手拎着取出的东西，一手拢着我：“看看，我们买了小闹钟，以后就能看时间了。”

——哇，原来父亲将卖猪钱的一部分买了只晶亮的小闹钟，那不知要比糖果饼干之类美好多少！

从此，我们家开始了有准确光阴的日子。这大肥猪换回的小闹钟啊，还教会我识数，教会我守时，伴我走过美好的乡村岁月。